

石油资源耗竭，城市遭核弹袭击，政府完全失控……

美国

2020

World Made by Hand

(美国) 詹姆斯·H. 孔斯特勒
(James Howard Kunstler) 著
官志红 欧阳锋 译

海南出版社



美国

2020

World Made by Hand

(美国) 詹姆斯·H. 孔斯特勒
(James Howard Kunstler) 著
官志红 欧阳锋 译

海南出版社

World made by hand by James Howard Kunstler

Copyright © 2008 by James Howard Kunstler

Copyright licensed by Grove/Atlantic, Inc.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11 海南出版社

本书由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安排, Grove/Atlantic, Inc. 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30 -2009 -0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国 2020/(美)孔斯特勒(Kunstler, J. H.)著; 官志红, 欧阳锋译.

—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11.3

书名原文: World Made by Hand

ISBN 978 -7 -5443 -3546 -1

I. ①美… II. ①孔…②官…③欧… III. ①社会预测 -美国 -2020

IV. ①D77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9083 号

美国 2020

作 者: [美国] 詹姆斯·H. 孔斯特勒(James Howard Kunstler)

译 者: 官志红 欧阳锋

责任编辑: 柯祥河

特约编辑: 尹响林 张 奇

装帧设计: 第三工作室·嵇倩女

责任印制: 杨 程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读者服务: 杨秀美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: 570216

电话: 0898 -66812776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 ×1092mm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300 千

书 号: ISBN 978 -7 -5443 -3546 -1

定 价: 29.80 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当化石资源耗竭，城市遭核弹袭击，政府完全失控……

美国的 2020，也许就是我们的 2020，未来究竟如何，10 年后即可兑现。



在钓鱼的归途中，我和劳伦走在沿河的铁轨上。自从我长大以后，我就不曾记得有这么美丽的夜色。沿着奔流不息的小溪，你可以看到一簇簇黄色的野蝴蝶花在星光中闪烁；走过铁轨穿越树林所必经之道，你可以感受到淡淡的六月的气息。一直以来我俩都喝着简·安酿的葡萄酒。

“这让我想起了商场中的圣诞节气氛”，他说。

“我不思念商场，”我说，“我思念许多东西，但不是商场。”

“你觉得我有点可悲吗？”

“你有点迷恋过去。”

“我的生活大部分都发生在过去，罗伯特，你的也是。”

他的话让我有点伤感，但我并没有说出来。因为这夜色实在是太美了，以至于你会对此产生一种感激之情。萤火虫不时地神秘而有节奏地跳跃，好像是在对我们人类不知晓的事情大为赞赏。

“我希望有一个罐子装一些萤火虫”，劳伦说。劳伦是我们的牧师，虽然已经 52 岁了，但他还有孩子般的热情，这也许是我们成为好友的一个原因吧。鉴于我们在这儿的工作，劳伦之妻简·安总是为我们酿造美酒，为了使原来带有酸味的酒醇香一点，她加了甜甜的车

叶草。劳伦又把瓶子拿出来，倒掉里面的渣滓，当他把瓶子清空后，假装去装萤火虫，很明显他只是在闹着玩。最后他还是把瓶子插进他的背心口袋里准备带回家，我们继续在铁轨上走。

“我最近一直在想”，他说。

“老沉迷于过去对健康不利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想法。”

“哦？说来听听。”

“我们应该开一家洗衣店。”

“洗衣店？”

“是的，一家社区洗衣店。社区的人把他们的衣服，还有被褥、床单都送到这里来洗。”

“那莫里斯太太怎么办？”我说。露西·莫里斯是我们的邻居，她帮很多人洗衣服。

“她可以到我们店来工作。”劳伦说。

“我们？”

“是啊，那就是我跟你谈这件事的原因，我们可以一块来做。”

“我们得知道，要经营一家洗衣店首先要做的事是什么。”

“不，这不需要你知道，你只要帮忙启动就行了，如修理房子，解决用水系统，让这些盆可用，保证这些能运转起来。你知道怎样摆弄这些东西。”

“你想把洗衣店建在哪儿？”

“我们可以建在韦兰联合工厂的旧房子里，它的权益是公开的”，他说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厂房的主人已经死了，而且，他还没有继承人和受让人。大家都知道这是当下的一个通用条件。“它对每个人都是适用的，我们也可以用正当的手段获一点益呀”，他接着说。

“你怎么处理那些污水？”

“排到河里”，他说。

“那是肥皂水。”

“它只是中性水，它会流经小溪汇入哈得逊河。”

“这样可不行。”

“那是在我们钓鱼的下游，离我们城市很远的地方，而且，它也只是肥皂水而已。”

“这可是很糟糕的。”

“不要跟我谈太多的环保问题，”他说，“不会有什么影响的，我又不是把肥皂水倒入河中。”

“有没有影响，我不敢肯定。”

“你真是一个可恶的家伙。”

“说得好，牧师。”

“我思考这个问题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”

“也许你应该思考更长时间。”

“高高在上的讨厌鬼。”

“俗人一个。”

“消极富豪。”

我要他重复最后一句话。这样做较为妥当，因为劳伦会滔滔不绝地说下去，我们再往前走了一段，享受着山里的宁静，欣赏着萤火虫的闪耀。

“消极富豪？”我说，“哪听来的这个词？”

“斯皮罗·阿格纽。”

“谁是斯皮罗·阿格纽？”

“尼克松在任时的副总统。”

“哦？我不太记得尼克松。”

“阿格纽过去常把记者称为瞎扯的消极富豪。”

“若是现在，他就不会这样说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不，他必须得称他们为消极富豪”，劳伦说，随后，他对他自己的这个笑话也忍不住大笑起来。我则认为这不是个笑话。如果没有新闻记者，我们就不会了解方圆五里外的事。“嗨，”他说，“还是接受

开洗衣店这个想法吧，开这样一个洗衣店对整个社区都是有利的，不要那么消极。”

“我不是消极。”

“那就是肯定。”

“也不是肯定。”

“你应该相信自己。”

当铁轨与洛弗尔路交会时，我们走上了一座桥。这座桥是由钢与混凝土浇筑的，但现在破旧得要塌了，你可以看到桥面有很多洞。这些年来，纽约州政府一直在修修补补。春季只要来一两次洪水，就会把这座桥冲垮。河岸边有座旧水电站，换句话说是个水电站的砖外壳。根据刻在电站门上的横梁上的文字记载，我们可以得知，这座电站建于1919年。由于效益的原因，尼亚加拉·莫霍克电力公司，在60年代关闭了这个发电厂，如今剩下一些墙体和屋顶。厂房中，除了一些有用的东西被挑出来外，其他一些涡轮和金属部件都当废料卖了。废弃这座电站真是太可惜了，因为它可以把我们整座城市点亮。不管怎样，电站总之是被废弃了。重新修建不是我们这个社区能掌控的事，我也不知道有谁能为它做点什么。每当想起我们这个世界过去是怎么运作的，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所丢失的，就会觉得寒心。

走在桥中央，我们在粉色的灯光下停住了脚步。这灯光使我们想起了六月天。此时，我们凝视着桥下的水面。在欲垮塌的桥墩边，几十尾鲑鱼在水流中挥鳍。一窝奶油色的飞螭蛄拍打着翅膀，飞离水面与萤火虫交织在一起。敏捷的小燕子在桥下跳着空中芭蕾。大量的飞螭蛄飞到树顶上，度过那令人心醉神迷的产子夜晚，第二天早上它们有可能回到河面死去。在我们人类出现的几百万年前，它们就一直是这样活着。

“要不要去钓一点回来？”我说。

“我的鱼篮已装满了。”劳伦说。

“我们可以先放掉一些。”

“今天我不想再钓鱼了，罗伯特。”

“行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
从家里走到尤宁格罗夫大约是三英里路。过去你总是驾车，但现在是在步行。我一点也不介意步行，因为我喜欢这里的宁静和悠闲的漫步。我记得，坐在车里，人们只会想着自己的心事或听收音机，而外面的风景似乎不存在或与你毫不相干。步行，则不可能不注意四周的环境。在远处，最后一束太阳光照射在山顶上，人们在迪弗农场收割庄稼。同时你还可以听到马蹄声，以及人们边劳动边欢唱的歌声。华盛顿县处于地势平坦的山地，当你向东至佛蒙特州边境时，峡谷变得更为崎岖。在 21 世纪早期，这儿的农耕无法进行，我们总是在超市买食品。只要货架上有物品，人们不会在意超市是从哪里进的货。那时，许多人把他们的田地和牧场废弃掉。还有一些人把它们卖给所谓的开发商，而且还搭上五到十间破旧的房舍。现在，人烟更为稀少，许多城外的房屋被拆除掉。人们又开始农耕了，这也成了我们获取食物的唯一途径。

本·迪弗至少从城里雇用 20 个人到农场干活。我们可以感受到桥那边马的存在，有时候整个世界都可以感受到马的存在。这也是我的一个美好的愿望：未来某一天拥有一个农场。

穿越大桥，洛弗尔路与 29 号路交会，形成了一条丁字路。29 号路曾经是哈得逊峡谷与佛蒙特州的阿林顿之间的一条主干道，这是一条州级干道。沿着这条道我们往西走。当晚霞最终褪去时，天空呈现出一片淡蓝色。我们行走在这条高速路隐约可见的双黄线上。因为多年来对这条道的忽视，人行道已破旧不堪。一些路段，已是垃圾满堆。劳伦和我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，此时我们听到马蹄声从远处跟随我们而来，我们一起转过身。

这是一辆镶着铁边的木轮车，车轮不是人们通常看到的那种汽车轮胎。虽然有一些橡胶轮胎，但缺乏成套用具或黏合剂之类的东西来对它进行修理。因此，人们也就没有其他办法，只好用这种镶铁边的

木轮车，这种车有时被称为福利车。我没办法告诉你谁是福利，但不管怎样这种车就是这么叫的。

关于新时代的许多事物都有由来，而且确切的事实有多种阐释，也有唯一的阐释。但人们就是用“福利”命名了这种车。车上有两个人，一个是驾车员，其身边还有一个女人。

这辆车在微光下颠簸在崎岖的道路上。直到快到我们跟前，驾车人才让他们整队人马的速度放慢，开始步行。他们健壮，高大，结实，且大腿上配了一些羽毛之类的东西。自从世界改变以来，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养马。因此，在这里任何不同于美国夸特马或普通的挽马的马种都易于辨别。不管是在它的体内还是身体大小方面，它们看起来都有佩尔什马或其他冷血动物的特征。司机让它们在劳伦和我身边停下。

驾车人是个中年男子，胡须刮得干干净净，鼻子相对他的脸来说有点太小，所以看起来有点怪怪的。在尤宁格罗夫这个地区，胡须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。胡须刮得干净的人，通常看起来较为年轻。他摘下宽边草帽，露出满头黑发，但鬓角上有一缕白发。他的皮肤略呈粉色，似乎大多数时间他都待在室内。

“我叫乔布修士”，他说，像一个政治家似的，起身拍了拍我们。后来我们发现他说话总带尾音“e”。

“我叫劳伦·赫尔德。”

“怎么样”，乔布修士说。

“很好，”劳伦说，“多美丽的夜色啊。”

“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的钓鱼情况如何。”

“哦，非常棒”，劳伦说。

“我听说这条河比以前更好了”，乔布修士说。

“是的，”劳伦说，“如今比较好钓鱼。”

“我没有时间亲自尝试，一直都在忙于饲养家畜。”

我忍不住看了一眼坐在他身旁的年轻女子。她就像一只受惊的母

鹿，非常安静地坐在那儿。她和乔布修士的打扮都非常超凡脱俗，乔布修士穿着一套黑色的粗布衣，尖领布衬衣，还系了一根松软的黑领带，那女子则戴了一顶草帽，一根黑丝带系在下颚，她用一根编织绳把她浓密的红色头发扎在一起。她的皮肤是如此白皙，以至于在暗淡的灯光下都明光发亮。我注意她的时间越长，越能发现她那薄细棉布长衫里的身段之好。尽管长衫一直扣到了脖子，但你还是能看到她那白皙的皮肤。从她那清秀的脸颊上我们可以看出她至多 16 岁。几乎很少的女孩子能在我们这个镇留下来。说来也奇怪，尽管其他年龄段的人不能免遭其他形式的死亡。

“哎呀，你不是第一公理教会的牧师吗？”乔布修士问劳伦。

“是的，我是牧师。”劳伦说，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有我自己的全套装备”，乔布修士说，好像是在回答劳伦的问题。

“哦？在哪？”劳伦说。

“就在尤宁格罗夫。”

劳伦听着有点迷惑。

“前天在这儿买下了一所旧学校”，乔布修士说。

因为反复发生的疾病、电力问题以及其他诸多原因，这座城镇北部的中学几乎被废弃。这所学校曾经用黄色校车接送大半个城镇的学生。现在我们社区的一小部分孩子去上教会学校。

“这可让人惊讶”，劳伦说。

“我们一直在艰难而虔诚地寻找”，乔布修士说。

“这地方看起来非常好。”

“你们那儿有多少人？”

“73 个大人。”

“你们是哪里人？”

“宾夕法尼亚州人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要离开那儿呢？”我接着问。

乔布修士端详了我一会儿，好像我的问题与他毫不相干。

“我们在那过得不舒服，”他说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罗伯特·厄尔。”

“姓什么？”

“厄尔。”

“哦？在我们那儿，那会是一个男人的名字。”

“就像比利·鲍伯。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

“我猜你是迪克西（美国南部诸州的俗称）人”，劳伦说。

“事实上我就是”，乔布修士说，尔后用他的袖子擦了擦汗湿的眉毛。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天的夜晚，穿着那样的衣服显然是不舒服的。

“这些日子里，这里是个麻烦之地，不是吗？”劳伦说。

“是啊，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有着太多的不幸。你听说了其他消息吗？”

“我们再也听不到来自外面的消息了”，劳伦说。

“这些日子总是没有电。”

“我们注意到了，”乔布修士说，“但是你们这里有些东西更有价值。”

“是吗？”劳伦说，“是什么？”

“和平与宁静。”

“我们得到的最后一个消息就是，一颗炸弹在洛杉矶爆炸。”

“加利福尼亚也遭受到恐怖的攻击，”乔布修士说，“但是，我听说，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局势都是一样的糟糕。无论是在凤凰城还是在阿尔布开克都是如此。从得克萨斯州到佛罗里达州，都有人在相互残杀，种族之间矛盾重重，法律似乎不存在了。当另一颗炸弹袭击华盛顿时，我们正离开弗吉亚州北上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之后，宾夕法尼亚州并没有恐慌。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年，但在那儿没什么发展。因此，四月底我们则驱车离开了。”

“我很想听一听你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。”劳伦说。

“艰辛，没有一点手足情谊。”

“这里是个很友好的地方。”我说，“如果权力机构与我们商讨了卖学校的事，那会很好的。我们一点都不知晓此事。”

“所有手续都已办妥，而且是合法的”，我向你保证。

“这似乎是暗箱操作的”，我说。

“你能胜任上帝的工作吗？”乔布修士尖锐地问道。

“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是的。”

“什么工作？”

“我是一个木工”，我说。

乔布修士指向我大笑起来，那架式就像喜剧演员很久以前在电视上表演的那样。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女子也露出了一丝微笑，但当她看到我注意她时，她有意无意地把目光移开。最后乔布修士的尽情欢闹也退去了。

“让我们看看鱼篮，我得看看你们是不是吹牛。”

劳伦打开他的鱼篮并托上去让他看。

“哇，”乔布修士说，“我想买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劳伦说。

“五百元。”

“不卖。”

“哦？七百五。”

“不，我——”

“你们真能讨价还价，”乔布修士拿出一沓钞票，“这是一千元，把鱼篮放在我的靴子旁。”

劳伦看了看我，他试图表达对发生的这一切欣赏，却传达出他不爽的神情。他很愿意让别人开心，但通常不牺牲自己的利益。

他的鱼篮里放了一些蕨类植物，以便让这些钓来的鲑鱼保鲜。随后，他把鱼篮放在司机的脚的上方，恰好在福利车的挡泥板下方。

“现在让我们看看你钓的鱼。”乔布修士对我说。

“我没钓到什么鱼。”

他大笑着说：“真好笑，你怎么没钓到，让我们看看吧。”

“没什么可看的。”

“我记得说过今晚在那钓鱼很棒。”

“对他来说很棒，但对我而言不是。”

他又再一次提出钱的事来。“你要知道我很会说服人的。”

“现在的钱已不值钱了。”

“那倒是千真万确，但我得养很多人。”

“很抱歉。”

乔布修士作出泄气的样子，然后又振作起来并鼓了鼓他的双颊。

“那么就这样吧，我希望你下次有更好的运气。我们很快会在学校的礼堂开始常规的仪司，也许有时你会来看看。

我将头靠在劳伦肩上说：“我归他管。”

“我们开始唱赞美诗和祈祷。我吹的是 30 年代施维默手摇风琴。”

乔布修士爽朗地笑了笑，随后扬起鞭子，掸掉了两匹马后腿的尘土，马喷了喷鼻息，就开始前行了。看样子马受了很好的训练。我们看着他们出发，一小段路之后就加快了速度。他根本就没有介绍他的同伴给我们。



我们又静静地走了一里路。当夜幕降临时，明亮的天空变得灰暗了，我无法知道天气的变化。一阵暖风吹来，我揣测明天可能会更炎热。

“你打算如何去花那些钱？”我最后问劳伦。

“并不是我想给他们的”，劳伦说。

“那你为什么要卖？”

“我看到他那个样子，简直就像拦路抢劫。”

“看来在这镇上你有竞争对手了。”

“教堂不是一个企业。”

“我不太了解这些，但有时它似乎是仅存的一个企业。”

“那你就应该认真考虑我的主意”，劳伦说。

“行，我会考虑的。”

“我想要你跟我一起去调查一下那幢建筑物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每个人都会受益的。”

我们徒步来到萧条的商业地段，这里过去是城镇的东北边陲。但是现在这片地段的商场早已是人去楼空了。一些植物和漆树已在停车

场的人行道上破土而出。商店的玻璃门面已不复存在，铝制的窗框以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被剥离的干干净净。商店里还有一些残留的塑料碎片，残留碎片中隐约可见“艺术”二字，这场面有点讽刺意义。我并不遗憾这些商店不再营业，只可惜那些残迹尚保留在那儿。

“你看到那个女孩吗？”劳伦问。

“这还用问。”

“非常年轻，不是吗？”

“也许是他的女儿。”

“一点也不像他，”劳伦说，“他们怎么来到这里，怎么买到那所学校的，我们对此一点也不了解。”

“这并不是戴尔第一次独自做交易。”

戴尔·默里是我们的市长。我们的政府机构随同人口一起都有所缩减，戴尔市长和醉汉警官成了政府的多数派。有时候事情发生了你才知道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没什么事情发生。

“学校只是一堆破烂”，我说。

“这肯定还是值一点钱的，”劳伦说，“我总是坚信将来某一天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它。”

“那是你的怀旧情结在作祟。”

“哎，还是让我纠结。我虽不敢确定我喜欢那家伙，”劳伦说，“可为什么他们非得选这座城镇？”

“他们总在迁徙，我们应该期望如此。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脱离他们的圈子加入我们的行列中来。”

“值得怀疑，那些宗派主义者特别严厉。”

“我们都明白，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，”劳伦说，“你也不知道。”

我们徒步走过废弃的船只，这里是个旧饮料批发中心。

“你想带一些鲑鱼回家吗？”最后我问劳伦，并把我的鱼篮递

给他。

“你不要拿回家吗？”

“我只打算用来做熏鱼，你还是拿两条回家吧。”

“好吧，谢谢。”

“告诉简·安我喜欢她酿的酒。”

现在我们已经进城了，路灯像往常一样都关闭了。我们所经过的许多房屋都是漆黑的，我敢大胆地说这里的人口下降了四分之三。这里的老人安全网也解除了，因为城里的许多房屋都是老人拥有的，而这些老人又都不健在，所以许多房子都是空着的。但让人欣慰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科普兰家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，屋里点着蜡烛，非常温馨自在。杰里·科普兰是我们这里的医生，他是个药学毕业生，但他得担当所有的角色，必要时他还得做外科大夫。格伦斯福尔斯这个地区的医院已经关闭了，因为流感夺去了一半以上职工的性命。杰里很难弄到药品和其他供给，但总体来说，他那所医院的资源还是够丰实的。他妻子珍妮特是个能干的助手，而且还是个相当不错的女高音。他们的孩子举止得当，客气礼貌。由于人口的下降，孩子们厌倦了孤独，所以有时会有点叛逆。而我们的社会又太脆弱了，以致不能纵容过多的不当行为。这次流感还夺去了杰里最小的孩子的性命，她名叫福恩，可作为医生的他也无法挽救他的爱女。

最后，我们走到了劳伦的家。他家位于赛勒姆大街一座白色木制的教堂隔壁。这座教堂布置得非常到位。由于这个地区剩下的人没有任何诸如电视、上街购物这样的娱乐，所以教堂就成了我们聚集的场所。因此，我们大家都对这所教堂关爱有加。我们总会想办法为它做点什么，如刷油漆。我们会用石灰、牛奶、粉笔等制作成油漆。

我今天钓了五条鲑鱼，给了劳伦两条较好的，之后我们就道别了。我的房子是木板房，位于林登街与赛勒姆街的交汇处。像这样的晚上，美国小镇的房屋外部结构会给你一种很悲伤的感觉。不时地你会看到窗户里闪烁的烛光。由于这里的人们工作很辛苦，往往太阳西